

莊子



頁三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休生睢陽蒙縣常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秋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為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為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卷之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矧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

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大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下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

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斲乎亂孰弊

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乎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嗚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繞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繞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繞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

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令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夫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頽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

者吸者叫者謔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嘯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竅則眾竅是已人竅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恭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開開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闢縵者奢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媿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主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持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敲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

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蓬與楹厲與西施恢悅慜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

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
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
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
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
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
以虧愛之所以成也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
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
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
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
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
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
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論
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
疑之權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
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
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
有人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
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
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
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
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
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
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
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
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
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
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
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
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
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味大勇不忤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
而不信勇忤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

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
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
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
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
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闕缺問乎王倪曰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
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
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
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
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
皸皸乎哉木處則惴惴懼後猴然乎哉三
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藜麋鹿食薦螂蛆甘帶
鷓鴣者風四者孰知正味稊稊狙以為唯麋
與鹿交鮒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
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
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蓋缺曰子
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

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既利害之端乎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子嘗為汝

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惡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子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弟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難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者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

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內篇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若然罔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謹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
 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於剛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
 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刀必有餘地矣是以十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剛雖然每至於族吾
 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
 微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
 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
 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
 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斲奮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
 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
 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
 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道
 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
 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
 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內篇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
 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謹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
 欲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
 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
 所滂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滂乎名知出乎
 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
 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
 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
 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
 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
 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而目將榮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管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
 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
 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
 不止其求實無已也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
 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
 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
 孔揚來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
 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
 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
 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
 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
 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
 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
 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
 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

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諱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者也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述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

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遠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齋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十六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于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

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洽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蕭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蓋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顏

聞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

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效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輒盛鬲道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止可不慎邪匠石之齋至于曲棘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絮之百圍其高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

擲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深穢以為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榘梨楸柚果菴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天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審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庇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柳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喫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斲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斲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繯足以餬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後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

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御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內篇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立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還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中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中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中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得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

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末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斬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飛禱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唯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況若而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邱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

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則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貽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闕跂支離無服說衛靈公靈

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蹇太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南華真經卷之一